

# 園甸伊繫情

創世紀詩人論

章亞昕著



# 情繫伊甸園：創世紀詩人論

章 亞 昕 著

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情繫伊甸園：創世紀詩人論 / 章亞昕著. --

初版.-- 臺北市：文史哲，民 93

面：公分.-- (現代文學研究叢刊; 13 )  
含參考書目

ISBN 957-549-572-1 (平裝)

1.中國文學 - 新詩 - 評論

851.486

93016225

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3

## 情繫伊甸園：創世紀詩人論

著者：章亞昕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<http://www.lapen.com.tw>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行人：彭正雄
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一八〇一七五

電話 886-2-23511028 · 傳真 886-2-23965656

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
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(2004)十月初版

著財權所有·侵權者必究

ISBN 957-549-572-1

## 創世紀的伯樂與伯樂的百駿圖

蕭蕭

台灣的現代詩評論已從印象式批評、讀後心得報告，走向樹立個別理論體系的路向，如葉維廉與張漢良中西學的體用合攻，向陽的年代現代詩風潮試探，白靈《一首詩的誕生》、《一首詩的玩法》的方法論推廣，鍾玲、李元貞的女性詩學闡微，孟樊的流派追蹤、後現代論述，簡政珍《台灣現代詩美學》的布置，甚至於年輕學者阮美慧、解昆樺對笠詩社、創世紀詩社的發展、比較的社團論，丁旭輝對圖象詩、陳巍仁對散文詩的探究所發展出來的新詩類型論，鄭慧如拆解詩的細部觀察而又匯為大觀的特殊觀點探索，須文蔚的數位詩展望，林于弘的分類學，都已有顯赫的成績，儼然形成花繁葉茂、碩果累累的大景觀。

同時，中國學者朱雙一的《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》、陶保璽的《台灣新詩十家論》、陳仲義的《現代詩技藝透析》陸續問世。如果再加上李元洛、古遠清、古繼堂、沈奇等人更早出版的論述，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已經受到相當多的矚目，微觀者有之，宏觀者有之，縱切

者有之，橫剖者有之，點式直擊者有之，塊狀鋪陳者有之。台灣現代詩論述，成為海峽兩岸學者無形的競技場，大家樂觀其成。

因此，山東籍的章亞昕匯集多年來所撰述的，有關創世紀詩社的詩人個論，再加上新增的詩社綜論，完成《情繫伊甸園：創世紀詩人論》一書，付梓印行，為台灣現代詩論述再添一樁美事，令人歡欣。

《情繫伊甸園：創世紀詩人論》以詩人個評為重心，細數創世紀詩人個人風格的形成，都有獨到的見解。如以空間的超越論商禽，以時間的鐫刻說張默，兩相對比中掌握了兩人詩作的特質。如以文化錯位觀論葉維廉，以文化相對論談王潤華，對於長期生活在台灣以外的詩人，有著深刻的觀察與判讀。如以「行者」喻管管，以「史人」斷大荒；以「良知」細寫辛鬱，以「第三波」肯認杜十三。彷彿創世紀擁有數十匹神駒，章亞昕以伯樂之姿一點點醒。

不過，我更有興趣的是「綜論」部分，如何將創世紀放在台灣新詩發展史上，如何確立她的歷史性價值與地位，甚至於創世紀詩社的典律與霸權如何消長，與其他詩社的互動形式與規模又如何開展。特別是《情繫伊甸園》「綜論」的前四篇，為我們預告了龐大的體系：

滄海桑田：創世紀的時空意識

### 3 創世紀的伯樂與伯樂的百駿圖

超越現實：創世紀的文化精神

追求純粹：創世紀的意象語言

邊緣處境：創世紀的史冊蘊涵

這是一個論評者的重要發現，可惜限於出版時間的急促，未做詳盡論述。所幸章亞昕「情繫」創世紀這個「伊甸園」，在他自己這樣輕輕點醒之後，期待他沈潛自己，審視台灣，慎思風潮，明辨氣象，為這個龐大的詩學系統，再做闡述，為台灣現代詩的蓬勃，再加鼓舞。



# 情繫伊甸園：創世紀詩人論 目錄

創世紀的伯樂與伯樂的百駿圖 ..... 蕭蕭 ..... 一

## 〈綜論〉

滄海桑田：創世紀的創作心態 ..... 九

超越現實：創世紀的文化精神 ..... 一九

追求純粹：創世紀的意象語言 ..... 二九

邊緣處境：創世紀的史冊蘊涵 ..... 四一

多彩情懷：繆斯的風華（爲女詩人畫像） ..... 五三

虹霓效應：世代的光影（從彩羽到楊寒） ..... 六九

## 〈個評〉

感悟與創造：洛夫詩歌藝術論 ..... 九五

詩與真：痙弦的體驗 ..... 一〇七

面對「空間」的超越者：商禽論 ..... 一一九

鐫刻「時間」的歌者：張默論 ..... 一二九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詩人的良知與夢想：辛鬱論   | 一四九 |
| 亦詩亦文的行者：管管論    | 一六一 |
| 性靈山水的守望者：碧果論   | 一七三 |
| 文化錯位與純詩追求：葉維廉論 | 一八三 |
| 風雨陰晴詠史人：大荒論    | 一九五 |
| 面對人生的本來面目：簡政珍論 | 二〇五 |
| 華文詩與文化相對論：王潤華論 | 二一九 |
| 選擇審美的生活態度：沈志方論 | 二三一 |
| 詩在情深處：謝馨論      | 二四三 |
| 第三波詩人：杜十三論     | 二五七 |
| 文化貫通與人格整合：楊平論  | 二六九 |
| 詩意與俠情：方明論      | 二七九 |

綜

論



## 滄海桑田：創世紀的時空意識

在新詩運動中，其實包括了兩個不同的藝術思潮。相對於理性內容壓倒感性形式的崇高藝術運動，有別於浪漫與寫實的詩歌藝術，現代詩構成了一種新的藝術傳統。唯其如此，李金髮被視為「詩怪」，洛夫被視為「詩魔」。在新詩史上，現代詩因不同於崇高藝術傳統而被看成異端，由此反而表現出自身在歷史上的超越意義，以及在美學上的創新性質。當然李金髮與洛夫又有所不同，李金髮作為早期現代詩的發軔者，是文學史上的「重要詩人」；洛夫作為台灣現代詩的經典作家，則是文學史上的「優秀詩人」。現代詩運開始於二十世紀二、三〇年代的大陸詩壇，而在五、六〇年代的海外詩壇走向成熟，又於八、九〇年代在大陸詩壇有了新的發展，思之真正令人有滄海桑田之嘆。台灣現代詩承先啓後、繼往開來，在中國詩史上自有其重要地位。

離「桑田」而赴「滄海」，是台灣許多現代詩人的共同經歷。作為一種文化移民的心路歷程，滄桑巨變又是藝術心態的象徵。起先它也許只是空間上的飄泊感受，後來也就隨著台灣社會轉型，而成為具有時間意味的時代文化精神，因而詩壇「西化」與歷史滄桑實在是相

通的。台灣三大現代詩社都是如此，但是創世紀詩社的早期成員應該感受更深，作為一個軍中詩社，詩人們對於人生的無奈，對於自由的嚮往，總會有刻骨銘心的體驗。像商禽的詩作《門或者天空》裡的抒情主人翁，正如「沒有監守的被囚禁」，反反覆復從一個虛擬的「門」中走出，正是從事精神上的逃亡。又如管管的詩作《住在大兵隔壁的菊花》裡的抒情主人翁，彷彿那位愛菊花的士兵，「總會偷偷的（在晚點名前）拿水壺打著酒來隔壁醉一回」，而且是悠然見陶潛，又「總會是挨了趕不上晚點名的頗為過癮的罵」，因為排長「完全全不是死老百姓」……滄桑巨變，生生死死，看上去很荒誕的喜劇情境，骨子裡卻是悲劇性的生命體驗，詩人身不由己，走上一條血與火的人生之路，那超現實的藝術追求，便包蘊了極其莊嚴的現實意義。所以創世紀詩社能在三大現代詩社中後來居上，《創世紀》詩刊會在艱難坎坷中長盛不衰。詩人們「從感覺出發」，詩思卻深不可測。

詩來自生命的衝動，曾經滄海，遂有創世紀詩社超現實的時空意識。這種超越性的藝術觀，便源於歷史滄桑之感。它不是寫實的，卻又是真實的。真實的體驗，使詩人們的藝術探索非但是迷人的，而且更是感人的。所謂「超以象外，得其圓中」，一旦桑田變成了滄海，創世紀詩社的詩人們便以血為詩，來寫詩壇春秋。痙弦告訴我們：

何以創世紀是血色的？那是因為早期「創世紀」創社的詩人幾乎清一色是軍人，他

們來自戰火硝煙的年代，作品中所表現的是災難歲月的悲情，對他們來說文學是淚的印記、血的吶喊。《創世紀》，一個誕生在軍中的文學社團！這恐怕是中國文學史甚至世界文學史上所少見的吧。四十年來，它從軍中出發，其文學影響越過鐵蒺藜的營牆，擴散到全台灣、全世界的華人文壇，成為一個詩的發光體，一個文學的熱源。①

於是，詩人爲寫憂而造藝，背井離鄉便以詩爲心靈的家園，那詩史亦即是一部生命的苦難史了。在這個意義上，不平則鳴，長歌當哭，洛夫的詩作《石室之死亡》可以說是「一部精神的史詩，他征戍行旅於水深火熱之中，生靈塗炭亦感同身受。詩人「窮而後工」，何況「詩可以怨」，而美感也就孕育在悲劇之中，悲情使「囚於內室」的抒情主人翁領悟了詩意，然後「乃從一塊巨石中醒來」，「驀然回首／遠處站著一個望墳而笑的嬰兒」。詩意產生於詩人悲憤的心路歷程，痛苦中便湧現出超越性的意向。在創世紀詩社的藝術追求中，確實表現出中華民族的重情文化傳統：在面對人生之際，詩人也面對個人的心境，通過表現情感的方式來高揚意志力，通過創造意象的方式來發揮想像力，而衝動的生命力，也就寄託在詩意之中了。所以，《創世紀》亦即創造未來，未來是要用想像力去把握的，未來是要以意志力去創造的，而詩人追求未來，便是爲了超越現實的悲劇！「西化」姿態中的反叛意味，就表現出拒絕悲劇性現實的意向。然而悲劇是真實的，有如痼弦的詩作中「從感覺出發」裡的抒情主

人翁，爲我們留下「一部感覺的編年紀」。詩人品味「沾血之美」，於是詩意「自焦慮中開始」，人也像「一個患跳舞病的女孩」，苦苦傾訴其生命體驗。在這裡，現實美特徵被意象化，詩中遂凸顯出藝術美規律。詩歌藝術美規律的另一面，又是「歡愉之詞難工，而窮苦之言易好」，就詩而論，重情文化傳統頗有些像悲情文化傳統。「沾血之美」即是悲情之美，乃是化痛感爲詩意。張默也在組詩《時間，我纏繞你》裡面說過：

時間，我悲懷你

一滴流浪天涯的眼淚

怔怔地瞪著一幅滿面愁容的秋海棠

「天涯」的空間與「流浪」的時間相互呼應，個人的命運便滲透民族的歷史，於是，有「滿面愁容的秋海棠」出現在淚眼之中，宛若斷腸人望著斷腸人……（後記）講這組詩「主要是紀念咱們這一群並肩走過五、六〇年代的坎坷歲月，現在是六十歲左右猶在詩壇打拚的老夥伴。」<sup>②</sup>飄泊的悲涼身世，便化作一代人的心聲。我們還可以對照辛鬱的詩歌作品《捕虹浪子》，「浪子」是沒有家的，而沒有家，便是「捕虹」的精神動力：

在刺痛了自己的腳掌之後他開始

用手行走

爲了回家「他設想自己是一把鑰匙／如此艱辛如此執著他開啓那門」。痛感與美感的交錯，身世感與歷史感的呼應，使人與詩心心相印、絲絲入扣。〈捕虹浪子〉又相當於管管筆下的散文詩〈刺青族〉裡面的「獵者」，抒情主人翁說「他」要「回家」，然而卻倒在大都市中的「柏油路面上」。當桑田變成滄海，詩人便以詩爲家，並且以超現實的時空意識，來表現自己極真實的生命體驗。

面對人生中的悲劇情境，創造生命的本真境界，正是創世紀詩社共同的藝術追求。社會在轉型，現實人生充滿淚光血影，詩人的藝術使命，也就在於凸顯作爲歷史性的人之存在。中生代詩人簡政珍，要求詩意超越政客群起狂舞的時代局限性，使語言不再僵化如權威人士的政令工具。其長詩《浮生紀事》以「光」的意象來展開詩的空間，而「光」又以「夜色」爲背景，「此時我從夜的身影／看到你眼角的光」，詩人便輕輕道出：

當陽光偷偷地走進鞋子

一條等候跋涉的路

在盡頭

靜靜展望未來

空間就這樣轉化為時間，使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相互滲透、彼此交融，成為不斷變化的，不可重複的生命過程。詩人將心理的時間意象化，也就可以直觀生命的本質，從而把時間這種內在的體驗變為空間那種外在的現象加以感悟。這有如抒情主人翁走出地下宮殿的瞬間，黑暗與光明、過去與現在，桑田與滄海構成強烈的對比，便觸發了豐富的聯想：「從黝黑的洞口出來／陽光掉了一身的雪／那些墓前的石雕／所發出寒光／綿延成今日的川流」。滄海桑田的歷史感轉換為生與死的對立，這正是一種本真意義上的言談，通過時間過程使存在得到形而上的藝術表現，從而不僅賦予自身而且賦與世界以存在的意義。時間是客觀的，又是主觀的，在瞬間中包容整體性，乃是我們的生命體驗和實現過程。簡政珍認為，「詩人在不同的時空來回自由穿梭，因可以觸及存有和歷史的本貌。」③滄海桑田的時空變幻，遂凸顯出生存本真而自由的特質。生存是本真的，因而立足於現在，滄海即非桑田，「西化」或者「回歸」都離不開自身現在的時空定位；生存又是自由的，可以瞻前顧後、繼往開來，而滄海與桑田也皆是相對而言，時間非但是客觀的歷史尺度，而且也是主觀的生命尺度，所以，中生代詩人沈志方的詩作〈中年心事〉裡的抒情主人翁如是說：

如果時間是一種傷口，那麼

多闊多深才能成為兩岸？